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的詩偈傳統 與「人間佛教」精神

胡素華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講師

摘要

《詩歌人間》是星雲大師詩歌創作的第一次結集，創作年代從一九五一年到二〇一三年，涵蓋星雲大師在台灣弘法一甲子的精華歲月。

經典中的詩偈，功能上，是為了可以使經文義理更明晰堅固，令人生起信心，佛經詩偈的文字莊嚴優美，能令人感覺清新喜樂。結構上，佛典詩偈的形式具有自由不拘的特色，句式的字數和句數皆不限，而且無須用韻。東晉出現了寫詩的中國僧人之後，佛教與文學雙雙蛻變。佛教詩偈從經典中蛻化為生活日用的悟道體證，唐宋以來大量言淺意深的僧人詩偈，透過開悟體證，將佛法貼近人間的生活，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星雲大師的詩作類似佛教的詩偈，結構上，一如從早期漢譯佛經中的詩偈至唐宋禪詩的句式一般，不拘格式；文字上，其詩文用字遣詞皆明白曉暢而優美，保有佛教詩偈典雅而通俗的特色；在意境與功用上，是三藏十二部經典融會並加以實踐之後的體悟，容易讓人發起共鳴而產生對生命的體悟。其精神內涵豐富多元，大致可分類為悟道、敘事、懺悔、勸誡、讚頌、祈願



祝禱等六種類型。

《詩歌人間》是星雲大師將自身對佛教義理的體悟與實踐轉化為易懂易行的詩偈文字，在文體上承襲了漢譯經典多變不拘、淺白流暢的特色，在內容上不離佛法義理，在風格上崇尚佛法的生活實踐，在精神內涵方面則呈現了與「人間佛教」一致的理念與目標，是揉合漢譯佛經詩偈傳統與星雲大師個人對佛法實踐體悟的創意作品。

關鍵詞：佛經詩偈、禪詩、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The Poem Tradition and Spirit of the Humanistic Buddhism in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Poetry and Lyrics for the World*

Su-Hua HU*

Abstract

Poetry and Lyrics for the World is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poems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the creation period for the poems was from 1951 to 2013 covering the 60 years essence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preaching time.

Functionally, the poems in Buddhist scriptures aim to make the Buddhism principle much clearer and convincing; furthermore, the words of poems in Buddhist scriptures are stately and graceful so that people can feel fresh and joyful. Structurally, the form of poems in Buddhist scriptures is free and unconstrained; the number of words and sentences is unlimited and no rhyme is required. After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 poems by Chinese sangha, both Buddhism and literature transformed. Buddhist poems exuviated from Buddhist scriptures into enlightenment of daily life experiences.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 large number of monastic poems with profound meanings in simple text from enlightenment of daily life experiences have brought Buddhism closer to human life, which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poems are similar to Buddhist poems. The structure is the same free in form as the poems in early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until Chan poem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wordings are clear, soft and graceful which remain same elegant and popular features as that of poems in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erms of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function, it is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ing the Tripitaka and Twelve Divisions of Sutras, which is easy for people to resonate and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life. Its spirit is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e, and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six types: enlightenment, narration, confession, exhortation, praise and prayer.

Poetry and Lyrics for the World was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with easy - to - understand and easy-to-implement wordings which were transformed from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own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Buddhism principles. In the style, it inher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which are diverse, simple and smooth. In terms of content, it does not deviate from Buddhism principles. It advocates the practice of Buddhism principles in life. In terms of spiritual connotation, it presents concepts and goals consistent with Humanistic Buddhism. It is a creative work that combines the Buddhist poem tradition and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own understanding from the practice of Buddhism principles.

Keywords: Buddhist poem, Chan poem,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umanistic Buddhism



一、前言

弘揚人間佛教是星雲大師畢生的職志，文學創作則是星雲大師弘法的不二法門。佛教是佛陀對人間的開示教化¹，提倡人間佛教，便是回歸佛陀本懷²。換言之，星雲大師一生筆耕不輟，旨在向人間傳遞佛陀的關懷，此一堅定不移的信念，沛然存在於三百六十五冊，三千餘萬字的《星雲大師全集》中，縱然全集的各式文學創作體例豐富多元，卻無一不是本著佛陀的本懷，為人間指引迷津，為眾生拔苦與樂，字裡行間流露「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關懷，遂成為星雲大師文學創作始終不變的風格。

《詩歌人間》是星雲大師詩歌創作的第一次結集，發行於二〇一三年，編入於《星雲大師全集》第五類「文叢」第一九五冊與一九六冊，共七百九十一個篇章，二十三萬餘字³，創作年代從一九五一年到二〇一三年，涵蓋星雲大師在台灣弘法一甲子的精華歲月，足證星雲大師是善於寫詩的現代詩僧。

詩歌在創作的情感或體例上皆不同於文，一向兼具傳統與現代思想，而又勇於改革創見的星雲大師，其詩歌創作必然別有一番風貌。本文希冀透過與漢譯佛教經典詩偈的參照及禪宗詩偈的流變，分析《詩歌人間》的佛教詩偈傳統、特徵、精神內涵等，從而探究《詩歌人間》與漢譯佛教經典詩偈的關聯性，以及所傳達的總體人間關懷，最終得以顯現星雲大師《詩歌人間》不離佛陀本懷的教化與經典詩偈的源流根據。

¹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發展》（高雄市：佛光文化，2013年8月），頁236。

²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佛光文化，2016年5月），頁95。

³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第195、196冊（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年9月）。



二、漢譯佛經的詩偈特色與佛教詩偈的源流

(一) 漢譯佛經的詩偈特色

散文與詩歌兼容並蓄是佛教經典的文體特色之一，依據將佛教經典分為十二類的十二分教歸類，散文的部份屬於「長行」，是佛陀說法的詳細內容，通常字數較多，篇幅較長，因此稱為「長行」。詩歌則是「頌」，包括「應頌」(又作重頌、祇夜⁵)和「諷頌」(又作孤起、伽陀⁶)，因其文體是詩的形制，而用於歌歎讚德，可以入弦詠唱⁷，類似於我國詩歌之「頌」體，因此佛典漢譯時廣義地稱之為「偈頌」，例如在「長行」之

⁴ 唐·玄奘譯，《顯揚聖教論》，卷第六，〈攝淨義品第二之二〉，大正藏，第三十一冊，頁 508c，論曰：聞十二分教者，謂聞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說、緣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法、論議聖教。契經者。謂諸經中，佛尊伽梵於種種時處，依種種所化有情，調伏行差別，或說蘊所攝去、界所攝去、處所攝去；或說緣起所攝去；或說食所攝去、諦所攝去；或說聲聞獨覺如來所攝去；或說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所攝去；或說不淨、息念、學證淨等所攝去。如來說是語已，諸結集者，歡喜敬受。為令聖教得久住故，以諸善妙名句字身，如其所應次第結集，次第安置，以能綴引諸義利，引諸梵行種種善義，故名契經（又作長行）。

應頌者（又作重頌、祇夜）謂諸經中，或於中間，或於最後，以頌重顯，及諸經中不了義說。

記別者（又作授記）謂諸經中，記諸弟子命終之後生處差別，及諸經中顯了義說，是為記別。

諷頌者（又作孤起、伽陀）謂諸經中非長行直說，然以句結成或二句或三句或四句或五句或六句。

自說者謂諸經中不列請者姓名，為令正法久住故，及為聖教久住故，自然宣說，是為自說。

緣起者謂諸經中列請者姓名已而為宣說，及諸所有毘奈耶攝有緣起教別稱說戒經等，是為緣起。

譬喻者謂諸經中有譬喻說，由譬喻故本義明白，是為譬喻。

本事者謂宣說前世諸相應事，是為本事。

本生者謂諸經中，宣說如來於過去世處種種生死行菩薩行，是為本生。

方廣者謂諸經中，宣說能證無上菩提者菩薩道，令彼證得十力無障智等，是為方廣。

未曾有法者謂諸經中，宣說諸佛及諸弟子、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邬波索迦、邬波私迦等共不共功德，及餘最殊特驚異甚深之法，是為未曾有法。

論議者謂一切摩訶衍迦阿毘達磨，研究解釋諸經中義，是為論議。

⁵ 隋·慧遠撰，《大乘義章》：「此翻名為重誦偈也，以偈重誦修多羅中所說法義，故名祇夜。」，卷第一，〈三藏義七門分別〉，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0a。

⁶ 隋·慧遠撰，《大乘義章》：「此翻名為不重頌偈，直以偈言顯示諸法，故名伽陀。」，卷第一，三藏義七門分別〉，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0a。

⁷ 鳩摩羅什為僧睿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湯用彤，《校點高僧傳（上）》（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2月），頁90。



後，往往以一句「以偈頌曰」而開展「應頌」之經文。

根據《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之記載：「所言偈者此有三解：一云偈者竭也，攝義竭盡；二云偈者憩也，語憩息故；三者梵云伽他，此云諷誦。」⁸說明了佛經中使用偈頌之目的有三，其一是為了簡潔有力地含攝佛教義理；其二是在長篇的經文之後，藉著語體轉換為詩偈，而使讀誦產生如獲得停歇般的清新作用；其三是在長行之後，重複讚頌經文的要義，其用意在於加深誦讀的印象，能夠對義理更加明瞭，從而堅固信念，如《成實論》所述：

問曰：「何故以偈頌修多羅？」答曰：「欲令義理堅固，如以繩貫華，次第堅固；又欲嚴飾言辭，令人喜樂，如以散華或持貫華以為莊嚴。又義入偈中，則要略易解。或有眾生樂直言者，有樂偈說。又先直說法後以偈頌，則義明了，令信堅固。又義入偈中，則次第相著，易可讚說。」⁹

由此可知，經典中的詩偈，功能上，是為了可以使經文義理更明晰堅固，令人生起信心，而佛經詩偈的文字莊嚴優美，能令人感覺清新愉悅。此外，各人愛好不同，長行與偈頌兼具，涵蓋了不同喜好者的需求，符合佛教圓融的精神。

結構上，佛典詩偈的形式具有自由不拘的特色，句式的字數和句數皆不限，而且無須用韻，通常同一篇詩偈的每一句大都字數相同，但也有少數例外。綜觀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傳入初期，漢譯佛經之詩偈，大致分別有三言，例如《佛說般舟三昧經》：「立一念，信是法，隨所聞，念其方。宜一念，斷諸想，立定信，勿狐疑；精進行，勿懈怠。」¹⁰四言，例如《妙法蓮華經》：「文殊師利！導師何故，眉間白毫，大光普照。兩曼陀羅、曼殊沙華，栴檀香風，悅可眾心？以是因緣，地皆嚴淨，而此世界，六種

⁸ 唐·良賁述，《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中，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471b。

⁹ 姚秦·鳩摩羅什譯，《成實論》，卷第一，〈十二部經品第八〉，大正藏，第三十二冊，頁244c。

¹⁰ 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般舟三昧經》，卷第一，〈行品第二〉，大正藏，第十三冊，頁898b。



震動。」¹¹五言，例如《妙法蓮華經》：「我念過去世，無量無數劫，有佛人中尊，號日月燈明。世尊演說法，度無量眾生，無數億菩薩，令入佛智慧。」¹²六言，例如《佛說須真天子經》：「堅住於權方便，已見慧智無底，普弘廣行大哀，慈護人常得脫，得義法善方便，應所報無躓礙，神通達道化之，以得是無能壞。」¹³七言，例如《修行道地經》：「其行慈心向一切，除諸瞋害是謂慈，今吾已現眾德本，觀察佛經而抄說。」¹⁴八言，例如《佛說琉璃王經》：「有子有財思惟波波，我自非我何有子財，愚癡自怙豪尊有終，太子用國殪入地獄。」¹⁵九言，例如《修行本起經》：「如令人在胎，不為不淨；如令在淨，不為不淨污；如令苦，不為多、無有數；假令如是，誰不樂世者？如令人老形，不若干變；如令善行者，不為惡行；如令愛別離，不為苦痛；假令如是，誰不樂世者？」¹⁶此外，同一部經藏，可同時含有不同句式的詩偈，以《妙法蓮華經》¹⁷為例，整部經典包含了七十七首詩偈，其中四言有十六首，五言有六十一首。雖然大多數經典是長行穿插偈頌，但亦有整部經典皆以詩偈呈現，無長行，例如《佛所行讚》¹⁸、《法句經》¹⁹、《佛本行經》²⁰等，此種動輒百句、千句長篇呈現的現象，亦是佛經偈頌的特色。²¹

佛經的漢譯風格，從古譯時期的「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
「審得本旨，了不加飾」、「棄文存質，深得經意」、「理得音正，盡經微旨」、「言

¹¹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第一，〈序品第一〉，大正藏，第九冊，頁002c。

¹²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第一，〈序品第一〉，大正藏，第九冊，頁004b。

¹³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一，〈問四事品第一〉，大正藏，第十五冊，頁097a。

¹⁴ 西晉·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卷第二，〈慈品第六〉，大正藏，第十五冊，頁190b。

¹⁵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琉璃王經》，大正藏，第十四冊，頁0784a。

¹⁶ 後漢·竺大力、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卷下，〈出家品第五〉，大正藏，第三冊，頁468b。

¹⁷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第九冊。

¹⁸ 馬鳴菩薩造，北涼曇無讖譯，《佛本行讚》，大正藏，第四冊。

¹⁹ 法救撰，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大正藏，第四冊。

²⁰ 劉宋·釋寶雲譯，《佛本行經》，大正藏，第四冊。

²¹ 中國最早出現的長篇詩歌〈孔雀東南飛〉和〈悲憤詩〉皆在漢代，在此之前殆無長篇詩歌。



真理旨，不加潤飾」；²²到舊譯時期的「辭喻婉約，莫非玄奧。」²³可見修辭上，佛教傳入初期譯經師們崇尚的是經文的流暢易懂和義理明晰，以現今的語詞形容就是使用白話讓人容易明白。這樣的譯經風格呈現在詩偈上，便展露了典雅而通俗的特色。例如上文所引諸經之偈頌，皆顯而易見其通俗易懂而又莊嚴典雅。以流傳久遠且普及民間的《妙法蓮華經》為例，其中膾炙人口的「法華七喻」²⁴，以七個譬喻故事闡明佛教義理，令人豁然開朗，而故事之後的重頌詩偈，通俗流暢優美典雅，讓人由衷生起心靈的感悟，茲摘錄片段：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
常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等火，熾然不息。
如來已離，三界火宅，寂然閑居，安處林野。
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眾生，悉是吾子。
而今此處，多諸患難，唯我一人，能為救護。
雖復教詔，而不信受，於諸欲染，貪著深故。(摘自火宅喻)

佛平等說，如一味雨；隨眾生性，所受不同，如彼草木，所稟各異。
佛以此喻，方便開示，種種言辭，演說一法，於佛智慧，如海一滄。
我雨法雨，充滿世間，一味之法，隨力修行。如彼叢林，藥草諸樹，
隨其大小，漸增茂好。諸佛之法，常以一味，令諸世間，普得具足，
漸次修行，皆得道果。(摘自藥草喻)

²² 湯用彤，《校點高僧傳》，上冊（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2月），頁14、24~25。

²³ 湯用彤，《校點高僧傳》，上冊（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2月），頁90。

²⁴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第九冊。「法華七喻」：火宅喻、窮子喻、藥草喻、化城喻、衣珠喻、髻珠喻、醫子喻。



此等偈頌皆以淺白的文字描述，雖然沒有華麗的文藻加以修飾，但字裡行間顯露了佛陀說法的諄諄教誨和莊嚴典雅，宛若春風拂面，晨露清新。至於千餘年來，市井小民朗朗上口的《金剛經》四句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²⁵更是警醒世人的絕妙詩偈。在講究詩必駢麗，文必藻飾的漢魏六朝時期，漢譯佛經的語言風格，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氣象，而其奧妙之處值得深思。

（二）佛教詩偈的源流

東晉出現了寫詩的中國僧人之後，漢譯佛典白話通俗的偈頌體逐漸與中國傳統詩歌產生結合，彼此相互影響，歷經六朝和隋唐的發展，佛教與文學雙雙蛻變。在佛教方面，印度佛教思想與中國文化融合，形成八大宗派²⁶，其中禪宗重視從日常實踐的修行中獲得開悟，僧人的佛教詩偈風格依然保持白話通俗，而在禪詩質樸白話的文字中蘊含了「直指人心」、「開悟見性」的境界。佛教詩偈於是從經典中，蛻化為生活日用的悟道體證，其結構依然自由不拘，修辭上仍保有口語白話的特性，功能上，由於多了修行的體證，已跳脫了偈頌之直述佛經語言，在以佛教義理為基礎上，禪者的思想躍升至光風霽月的境界，於是呈現出「道在日用」的契機與契理。唐朝名僧拾得禪師云：「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子細。緩緩細披尋，不得生容易。依此學修行，大有可笑事。」²⁷正是這番道理。唐代詩僧將禪法與偈頌結合起來，為中國詩歌史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大時代，著名的有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貫休等，他們的作品皆呈現日常生活悟道與文字平淡質樸的特色。例如王梵志著名的詩偈：

²⁵ 姚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八冊，頁 752b。

²⁶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 年 10 月），頁 3144。我國自唐代，祖師以其研學、修行之專門者，創立宗派，如禪宗、淨土宗、律宗、華嚴宗、三論宗、法相宗、密宗、天台宗，稱為大乘八宗。

²⁷ 《全唐詩》，卷 8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頁 1982。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²⁸城外土饅頭是指墳墓，城裡人人有分，再怎麼嫌它也必須走上這個歸宿，語言通俗但含意深刻；另外再舉二首用字淺白而寓意深遠的王梵志詩偈：「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²⁹巧妙說明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中道觀念；「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³⁰一反常人穿襪子的方式，王梵志將粗糙的裡子顯露在外，寧可讓光滑的面子貼著皮膚，讓自己的腳更舒適，質樸的語言道出修行人質樸的心，也道出世人的顛倒是非。王梵志之外，又如，寒山詩：「說食終不飽，說衣不免寒。飽喫須是飯，著衣方免寒。不解審思量，只道求佛難。迴心即是佛，莫向外頭看。」³¹；拾得詩：「平生何所憂，此世隨緣過。日月如逝波，光陰石中火。任他天地移，我暢巖中坐。」³²；皎然〈戲呈吳馮〉：「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向東笑。」³³；貫休〈道情偈〉：「草木亦有性，與我將不別。我若似草木，成道無時節。世人不會道，向道却嗔道。傷嗟此輩人，寶山不得寶。」³⁴；齊己〈撲滿子〉：「祇愛滿我腹，爭如滿害身。到頭須撲破，却散與他人。」³⁵，皆是淺白易懂的詩偈，卻蘊含觸動人心的甚深佛理。

唐代詩僧開創的佛教白話詩，到了宋代禪宗詩偈便有更輝煌的繼承。著名的北宋禪師佛鑑懃：「東街柳色拖煙翠，西巷桃華相映紅。左顧右盼看不足，一時分付與春風。」

²⁸ 唐·王梵志著，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卷第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下冊，頁649。

²⁹ 唐·王梵志著，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卷第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下冊，頁648。

³⁰ 唐·王梵志著，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卷第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下冊，頁651。

³¹ 《全唐詩》，卷8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979。

³² 《全唐詩》，卷8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983。

³³ 《全唐詩》，卷8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2001。

³⁴ 《全唐詩》，卷8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2031。

³⁵ 《全唐詩》，卷84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2064。



³⁶，描述雖然人生短促，無法看盡天地自然美景，但一切都是自然現象，只要活在當下，生命就能安詳自在。再如南宋無門慧開禪師廣為後人傳誦的詩：「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³⁷，也強調了把握當下，順著自然法則，不執著不罣礙的生活方式。無門慧開禪師另一首詩偈：「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即如今，如今覷破這一念，覷破如今覷的人。」³⁸，雖然旨在說明人無古今之別，亦無一多之差異，但其文字質樸白話，更給人有「直指人心」的震撼。

以上所引北宋禪師佛鑑懃和南宋無門慧開禪師，皆為臨濟派，也都有膾炙人口的悟道詩偈流傳於世。臨濟派開創祖師慧照義玄禪師，以機鋒峭峻著稱，所強調的即是「道在日用」的生活實踐，嘗云：「若人修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³⁹，唐宋以來大量言淺意深的僧人詩偈，透過開悟體證，將佛法貼近人間的生活，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詩歌人間》的詩偈傳統與風格

星雲大師從青年學僧時代即開始創作詩歌，作品經常在報章雜誌發表，《詩歌人間》⁴⁰收錄了星雲大師來台之後的代表性作品，包含四部份，第一部「詩」二十二首，第二部「歌」六十三首，第三部「祈願」五十篇，第四部「佛光菜根譚」兩百則。整體而言，四部份的結構皆如同佛經詩偈一樣，為自由不拘的詩偈形式，依其主要屬性之不同而做區分。星雲大師承繼的是禪宗臨濟法派，臨濟的宗風是以生活中的一切為道場，小至個人的起心動念，大至日常行事、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無處不修行。因此

³⁶ 宋·法應集，元·普會續集，《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卍續藏》，第六十五冊。

³⁷ 藍古富主編，《禪宗全書》，第八十七冊（臺北：文殊，1990年4月），頁9。

³⁸ 星雲大師，《星雲說偈2 廬山煙雲》（高雄：佛光文化，2017年3月），頁192。

³⁹ 唐·義玄作·慧然集，《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藏，第四十七冊，頁499a。

⁴⁰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



在第一部「詩」的部分有較多敘事性寫實的詩，例如：「富貴山河天欲曉，春暖花開人盡知。」敘述臺灣和大陸兩岸〈富春山居圖〉的合璧，以「富貴山河」象徵國家欣欣向榮，「天欲曉」象徵兩岸和平曙光在望，使用具體意象以表達抽象觀念的象徵方式，常見於經典中的偈頌，例如「譬如蓮花無著水，不倚世法亦如是。」⁴¹以蓮花的清淨無染，象徵佛法的圓滿或身語意的清淨無垢。〈佛陀紀念館開館紀事〉是兩百多句字數不拘的長篇詩偈，記述佛陀紀念館的興建和設施，全篇以十二段由「佛陀紀念館人來人往」為首的相同結構句法組成，例如：

佛陀紀念館 人來人往
風雨廊外護生圖
勸君莫打三春鳥
子在巢中望母歸
了解生命平等無有高下
一幅幅禪畫禪話
不經一番寒徹骨
焉得梅花撲鼻香
四處有地標問道
抬眼有法語解意
都讓我們細細思量
還館道路循環
好似法界眾生流轉
別慌、別慌
向前有路

⁴¹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海龍王經》，卷第二，〈總持門品第七〉，大正藏，第十五冊，頁 142a。



希望就在前方
從此不再徬徨
從此不再流浪
佛陀紀念館千萬佛子歸鄉⁴²

以排比的方式反覆描述同範圍同性質的意象，如同《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詩偈中的一段：

或漂流巨海，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
或在須彌峯，為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
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
或值怨賊繞，各執刀加害，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
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
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杻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⁴³

此段詩偈在於說明觀世音菩薩證得耳根圓通，能尋聲救苦。詩偈中連續使用六個以「或」字為首、以「念彼觀音力」為主體意象的句式，藉由排比產生迴環磅礴的氣勢，令人對佛法生起堅固的信念。〈佛陀紀念館開館紀事〉使用了相似的排比修辭，令人感受到佛陀紀念館的雄偉壯闊，彷彿靈山勝境，不由得心嚮往之。

第二部「歌」是星雲大師為了淨化人心，用來入弦歌唱而創作的詩偈，曾於二〇〇三年～二〇〇六年舉辦「人間音緣—星雲大師佛教歌曲發表會」向全球徵曲。這些詩歌以讚佛和佛教勸善為主，讚佛詩例如〈偉大的佛陀〉：

⁴²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135～136。

⁴³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第七，〈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大正藏，第九冊，頁057c。



佛陀 佛陀 偉大的佛陀！
您智慧的光明照大地
用無我的真理救世間
太平洋難比您深廣
大雪山難比您崇高
我何幸
今朝覺悟早
對著您
偉大的佛陀！
像聽到歸家的呼喚⁴⁴

這首讚佛詩使用了修辭學上誇飾的技巧，但字字顯露無比的真誠和虔敬，呈現白話通俗而神聖典雅的風格。至於提升生命層次的勸善詩，例如〈人生〉：

天堂在哪裡 知足常樂是
道場在哪裡 慈悲喜捨是
福田在哪裡 服務助人是
樂園在哪裡 歡喜融和是
我創造了人生⁴⁵

簡單且簡短的詞句，容易傳唱，而其中則蘊含了佛理，「知足常樂」是星雲大師針對《八大人覺經》菩薩第三項覺知：「心無厭足，唯得多求，增長罪惡；菩薩不爾，常念知足，安貧守道，唯慧是業。」⁴⁶的詮釋：

⁴⁴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148。

⁴⁵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212。

⁴⁶ 後漢·安世高譯，《八大人覺經》，大正藏，第十七冊，頁。·T17n0779 [0057c07]



淡泊知足是對生命有所為、有所不為，心有所求、有所不求。人能淡泊知足，才能不為形役，就可以安住身心，享受滿足的富樂。所以，淡泊知足才是真正的富有，懂得淡泊知足的人，自然擁有人生的幸福安樂。⁴⁷

「慈悲喜捨」是佛教的四無量心⁴⁸，「服務助人」來自佛教的「利他」精神，「歡喜融和」是星雲大師於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成立大會時的主題演說，「歡喜」一詞可見於《十地經》：「諸佛子菩薩，住於極喜地時，極多歡喜，多淨信、多愛樂、多適悅、多忻慶。」星雲大師提倡「歡喜人生」：

諸佛菩薩當中，以「歡喜」成就佛道的，有眾所熟悉的笑顏常開的彌勒佛之外，尚有：歡喜王菩薩、歡喜念菩薩、歡喜意菩薩、歡喜力菩薩、歡喜快樂佛、歡喜自在佛、歡喜莊嚴佛、歡喜藏佛、歡喜德佛、歡喜無畏佛、歡喜威德佛等（出自佛名經），可見「歡喜人生」的提倡，諸佛菩薩早就以此作為修行入佛的常道。

49

星雲大師一向主張「融和」：

同中容異，異中求同。在佛教裏，南北傳的佛教要融和，傳統和現代的佛教也要融和；禪淨要融和，顯密也要融和；僧信要融和；世出世法也要融和；融和就是中道，中道才是真正的佛法。今日世界更需要融和，國家與國家要融和，種族與種族要融和，士農工商與士農工商要融和，群我之間更要有群我之間的融和，政黨主義應與政黨主義融和，因為融和才是今後地球人的共生之道！⁵⁰

⁴⁷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法要》（臺北市：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2012年10月），頁206。

⁴⁸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第六，〈三法品第四之餘〉，大正藏，第二十六冊，頁389a。

⁴⁹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法要》（臺北市：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2012年10月），頁8。

⁵⁰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法要》（臺北市：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2012年10月），頁12。



諸如此類，星雲大師的詩偈，往往在簡單白話的字句中蘊含佛教義理，與佛經所說，詩偈具有簡潔有力地含攝佛教義理的功能一致。

第三部「祈願」，是星雲大師獨具創意的作品，針對人一生可能的遭遇和人間的各種事件而寫，方便世人與佛接心，對佛訴說心事。其句式是自由不拘而寫實的白話長篇詩偈，大都每一篇皆是以排比的句型，透過「堆疊」與「層遞」的修辭技巧，呈現出文字藝術之美與雄闊之氣勢，引人入勝；用意虔誠恭敬，全篇迴盪神聖莊嚴的悲心，例如〈為流浪者祈願文〉中的一段：

慈悲偉大的佛陀！
他們物質貧乏，難以度日；
他們精神迷惘，無處依怙。
他們像秋天的落葉，
風吹到哪裡，就飄到哪裡；
他們像水面的浮萍，
急流到哪裡，就來到哪裡。
啊！佛陀！
請求您愍念所有的流浪者，
請幫助他們擁有奮鬥的意志，
請幫助他們擁有良好的善緣，
請讓他們懂得感恩惜福，
請讓他們知道努力進取。⁵¹

⁵¹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397~398。



《佛光祈願文》是星雲大師祈願詩的總集，共有一百首，《星雲大師全集》收錄九十四首，《詩歌人間》則僅收錄五十首。星雲大師仍持續不斷地撰寫祈願詩，尤其是針對人間發生的各種意外災難，星雲大師總是在第一時間為不幸罹難的亡者、傷者和遭受變故的眷屬祈願祝禱。祈願詩的文體句式是星雲大師獨創的風格，其用意是「感於臺灣佛教傳統唱頌，以及人間佛教的信徒和佛祖相應的思想交流沒有一定的詞句，不禁燃起想為佛教寫一些祈願文，讓信徒和佛陀之間有來往的語言。」⁵²

第四部「佛光菜根譚」的創作啟發於明朝洪應明《菜根譚》，是星雲大師將個人在佛法的實踐與體驗，轉化為淺顯易懂的文字，以語錄體的方式，提供為人處事的法則。大多採用白話文的對句或排比的句式，文句簡潔曠曠，文辭和諧優美，富於文學氣息，例如說明讀書的奧妙，鼓勵人多讀書：

讀知一些事，讀明一點理；
讀做一個人，讀懂一世情；
讀懂一顆心，讀悟一份緣。⁵³

「佛光菜根譚」是星雲大師著作中類型與體裁較為特殊者，是星雲大師生活與佛法的智慧精華，與星雲大師成為莫逆之交的單國璽樞機主教曾說：

星雲大師的著作豐富猶如礦藏，而《佛光菜根譚》就是這些礦藏中的鑽石。鑽石體積雖小，但卻是礦藏中的極品，及天地之精華，光芒四射，連穿戴它的人也身價倍增。讀者如能擺脫世俗欲念，而穿戴《佛光菜根譚》的精神，定可提昇精神身價，發揚倫理道德生活，創造光明、正義、慈悲、祥和的社會。⁵⁴

⁵²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15。

⁵³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549。

⁵⁴ 星雲大師，《佛光菜根譚》（高雄市：佛光文化，2012年9月），第一冊，頁5。



由上述的析論可見，星雲大師的詩作，結構上，一如從早期漢譯佛經詩偈至唐宋禪詩的句式一般，不拘格式；文字上，星雲大師一向講求佛法要讓人聽得懂和讀得懂，其詩文用字遣詞皆明白曉暢而優美，保有佛教詩偈典雅而通俗的特色；在意境與功用上，是三藏十二部經典融會並加以實踐之後的體悟，容易讓人發起共鳴而產生對生命的體悟。高希均與王力行曾言：「星雲大師是一位用生動易懂的文字，傳遞深奧佛理與生活哲理的人間詩人！」⁵⁵

四、《詩歌人間》的精神內涵

星雲大師主張「人間佛教」是佛陀的本懷⁵⁶，「要把佛陀對人間的開示教化，落實在生活裡，透過對佛法的理解與實踐，增加人生的幸福、安樂與美好。」⁵⁷佛經是佛陀對人間開示教化的內容，是星雲大師用以弘揚「人間佛教」的依據。佛經裡的漢譯偈頌以敘事、說理、勸誡、讚頌等為主要內容，仔細分析星雲大師的《詩歌人間》，可發現星雲大師所創作的詩偈，即是以漢譯偈頌的內容為基礎，將自身對佛教義理的體悟與實踐轉化為易懂易行的偈體文字，其精神內涵豐富多元，大致可分類為悟道、敘事、懺悔、勸誡、讚頌、祈願祝禱等六種類型，茲依序說明之。

（一）悟道詩：闡發佛法真義

星雲大師的悟道詩類似漢譯偈頌的「說理」類型，漢譯偈頌的「說理」內容主要是闡釋教義，例如《法句經》：「少欲好學，不惑於利，仁而不犯，世上所稱。」⁵⁸說

⁵⁵ 高希均、王力行〈星雲大師原來一直是位詩人〉，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10。

⁵⁶ 星雲大師等，〈人間佛教前進的思索〉，《人間佛教何處尋》（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社，2012年7月），頁8。

⁵⁷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發展》（高雄市：佛光文化，2013年8月），頁236。

⁵⁸ 法救撰，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上，〈慈仁品第七〉，大正藏，第四冊，頁561b。



明少欲知足，精進學道，不為利欲誘惑，仁慈不犯戒，才能為世人所稱讚；《佛說超日明三昧經》：「心性常調柔，志意不麤獷；平等攝一切，乃應菩薩行。」⁵⁹闡明柔和善順、平等攝受是為菩薩道。星雲大師的悟道詩即是闡發佛法真義於生活中，例如〈三好歌〉⁶⁰將身、口、意三業的清淨落實為日常的「做好事，舉手之勞功德妙」、「說好話，慈悲愛語如冬陽」、「存好心，誠意善緣好運到」，提供了實踐的方法，同時也說明了身、口、意三業清淨的好處。在闡揚《華嚴經》：「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⁶¹的佛法真義時，星雲大師將禪門參禪打坐的「提起正念、照顧腳下」轉化為人人可用於日常觀照自心的詩偈：

用慧心觀照五蘊皆空，用自心領導六根生活，
用信心開發自我潛能，用慈心與人和諧相處，
用孝心重整倫理道德，用愛心擁有快樂生活，
用悲心成就利生事業，用喜心涵容宇宙萬有。⁶²

心主導人的一切行為，心正則行正，心邪則行邪，所以不只是參禪打坐才要保持正念，在生活中就應該時時照顧好這顆心，而現代人生活多元，在面對各種不同的生活層面時，星雲大師建議以慧心、自心、信心、慈心、孝心、愛心、悲心、喜心來安住身心。人間佛教的悟道詩，讓佛法真義更貼近生活。

（二）敘事詩：寫實詠事

以敘事方式闡明教義是佛經的主要特色之一，漢譯經典的敘事性偈頌數量眾多，且大都以長篇鋪敘，故事生動，極具藝術性。馬鳴菩薩所撰《佛所行讚》是著名的長

⁵⁹ 西晉 聶承遠譯，《佛說超日明三昧經》，卷上，大正藏，第十五冊，頁 535b。

⁶⁰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 年 12 月），頁 194。

⁶¹ 唐 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卷第十九，〈夜摩宮中偈讚品第二十〉，大正藏，第十冊，頁 102a。

⁶²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 年 12 月），頁 575。



篇敘事詩，以五言句式描述釋迦牟尼佛從出生到涅槃的事蹟，共有五卷二十八品九千多句，文字精彩，讀之油然產生生動的畫面，引人入勝，例如〈阿惟三菩提品〉：

甘蔗族仙人，諸有生天者，
見佛出興世，歡喜充滿身，
即於天宮殿，雨花以供養。
諸天神鬼龍，同聲嘆佛德，
世人見供養，及聞讚嘆聲，
一切皆隨喜，踊躍不自勝。⁶³

以簡潔文字細緻地描述佛陀初成道時天人歡欣鼓舞的場景，非常富於戲劇性。《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則為釋迦牟尼佛的上首弟子自述出家證道的故事，例如〈摩訶目犍連品〉：

吾為仙閑居，處于林樹間，於彼有人來，求我作沙門。
吾除其鬚髮，為浣其衣服，縫之而染之，心中自歡喜。
彼退在一面，而結跏趺坐，則得辟支佛，便飛于虛空。
我時即興願：令身得神足，使吾得如是，大力大神足。
用是福德故，在在所生處，天上及人中，照耀所造福。
於時最後世，以逮得人身，如值見正覺，導師無有上。
以為作沙門，於釋師子所，則成阿羅漢，清涼而滅度。⁶⁴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全經一卷皆以偈頌方式呈現，共五百一十一句詩偈，敘事性濃厚。星雲大師的敘事詩亦以長篇鋪陳，寫實詠事而兼有紀錄歷史的特性。〈佛光山

⁶³ 馬鳴菩薩造，北涼 曇無讖譯，《佛所行讚》，卷第三，〈阿惟三菩提品第十四〉大正藏，第四冊，頁 28b。

⁶⁴ 西晉·竺法護譯，《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卷第三，〈摩訶目犍連品〉，大正藏，第四冊，頁 190b。



開山的故事〉描述從一片貧瘠中開山奠基、克難式就地設計規劃、群策群力興建工程，到一座座殿宇莊嚴落成，接引大佛巍峨聳立高屏溪畔，如同佛典偈頌一樣，平鋪直敘著動人的故事，直白歌詠出艱困中開山的感人過程，最後更向世人宣示佛光山所肩負的使命：

佛光山，
要看內在的文化發光；
你不但要看殿堂輝煌，
更要知道他們的教育書香。
大家要知道，
這裡是人間佛教選佛場，
僧伽千二百五十人聚，
博碩士應化在四方，
百千萬的僧信二眾，
以文化弘揚佛法，
以教育培養人才，
以慈善福利社會，
以共修淨化人心，
三好、四給、五和等，
都是佛光山的宗旨和榜樣。⁶⁵

文字淺白流暢而寓意深遠，敘事生動而具有歷史意義。〈後記一寫在《百年佛緣》之後〉除了紀錄《百年佛緣》的出版，也敘述星雲大師自身飄洋渡海弘法五大洲的際遇。《百

⁶⁵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123。



年佛緣》出版時星雲大師八十七歲，從一句為《百年佛緣》所寫的偈語：「吾母送子入佛門，要在性海悟法身；兒今八十有七歲，弘法利生報親恩。」回首過去弘揚人間佛教的歷程，真是「歷盡滄桑」，但弘法利生的信念依然堅固：

我在心靈的深處訴說著：
天下為心，法界悠然；
盡未來際，耕種心田，
我的心願是人間佛教的弘揚。

無須引經據典，佛法的真義躍然字句間，即使是敘事說史，也不離佛法。

（三）懺悔詩：用以洗滌心靈

懺悔是佛教重要的一項修持法門，尤其在受戒之前必須先行懺悔之儀。《佛說觀無量壽佛經》⁶⁶強調必須淨除業障，除無數劫生死之罪，才能獲無量福，而懺悔可以消除罪業。《集諸經禮懺儀》是最早的完整懺悔儀軌，其中有許多的懺悔偈，例如：

南無歸懺十方佛	願滅一切諸罪根
今將久近所修善	迴作自他安樂因
恒願一切臨終時	勝緣勝境悉現前
願覩彌陀大悲主	觀音勢至十方尊
仰惟神光蒙授手	乘佛願力生彼國
懺悔迴向發願已	至心歸命阿彌陀佛 ⁶⁷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收錄的〈懺悔詩〉虔誠神聖，並且強調深層的懺除心垢：「懺悔

⁶⁶ 劉宋·晁良耶舍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大正藏，第十二冊。

⁶⁷ 唐·智昇撰，《集諸經禮懺儀》，卷下，大正藏，第四十七冊，頁468b。



不是口頭的裝飾，而是三毒的蠲除，「懺悔不是一時的告白，而是一生的自省」。⁶⁸〈懺悔祈願〉先懺悔過錯，再發心發願行善。真心全面悔過，語意真誠，徹底洗滌心靈，例如：

回想我從小至今，
常常不明事理，不辨善惡；
常常昧於因果，顛倒是非；
常常執著邪見，自以為是。⁶⁹

蠲除罪過之後，以無染污的真心發願利益大眾，為社會注入善的力量，達到自利利他的功行，星雲大師如此以身作則：

我願努力做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我願發心做到：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從今天開始，
我誓願實踐佛陀您的行儀，
我要給人信心，
我要給人歡喜，
我要給人希望，我要給人方便。

⁶⁸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182~183。

⁶⁹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451。



從〈懺悔祈願〉詩偈，可感受到星雲大師所實踐之「人間佛教」的宗旨，也就是要人人安樂幸福，建造人間淨土。

（四）勸誡詩：勸人進德修持

漢譯經典有許多勸誡修持的詩偈，大都在於闡說因果報應，例如《大寶積經》中的詩偈闡述，若身、口、意造惡，將來則往生三惡道，受各種苦：

身惡及口惡，意業多諛詔，顛倒隨見流，斯人生惡趣。

造諸惡業已，速疾往三塗，眾苦所燒然，無能救護者。⁷⁰

佛法修持講求精進，因此除了勸誡勿造惡業，也有許多勉勵勿放逸懈怠的偈頌，例如《佛說大般泥洹經》：

若無放逸，是處不死；若其放逸，是為死徑。

無放逸者，得不死處；若放逸者，常處生死。⁷¹

此一詩偈旨在勸誡修行者，若耽於放逸將導致墮入生死輪迴，唯有精勤不懈怠才能超越生死大海，不受輪迴之苦。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中的勸誡詩，以〈七誡歌〉最廣為人知，將佛教的五條基本戒律「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轉化為一般人正面生活的七條準則，分別是：

一誠煙毒把命保，健康常受是目標；

二誠色情沒污染，夫妻恩愛到頭老；

⁷⁰ 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第二，〈三律儀會第一之二〉大正藏，第十一冊，頁9a。

⁷¹ 東晉·法顯譯，《佛說大般泥洹經》，卷第五，〈文字品第十四〉，大正藏，第十二冊，頁889c。



三誠暴力不動怒，處處祥和有禮貌；
四誠偷盜不貪心，知足常樂沒煩惱；
五誠賭博除貪念，沈迷牌桌被錢鈞；
六誠酗酒不狂飲，保有清醒的頭腦；
七誠惡口防是非，愛語布施是妙寶。⁷²

〈七誠歌〉字句簡單流暢，可以朗朗上口，提供了防非止惡的生活準則，有助於建構良善的社會風氣。〈十修歌〉則為個人修持的座右銘：

一修人我不計較，二修彼此不比較，三修處事有禮貌，四修見人要微笑，
五修吃虧不要緊，六修待人要厚道，七修心內無煩惱，八修口中多說好，
九修所交皆君子，十修大家成佛道。若是人人能十修，佛國淨土樂逍遙。⁷³

佛光菜根譚有較多的勸戒箴言，例如：「水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山高鳥飛集，德厚人自親。」⁷⁴勸人要虛心養德。星雲大師勸戒詩的另一個特色是著重在佛法的「眾善奉行」，強調的是「善有善報」，與其所推行的人間佛教有著一致的「淨化的、善美的」生活實踐內涵。

（五）讚頌詩：表達禮讚三寶

佛教的讚頌詩偈主要用於讚嘆佛的崇高德行、莊嚴妙相、梵音高遠、度眾無邊等。例如眾所熟知的讚佛偈：「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界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⁷⁵以及讚頌阿彌陀佛的〈讚佛偈〉⁷⁶：

⁷²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174~175。

⁷³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191。

⁷⁴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554。

⁷⁵ 龍樹菩薩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第四，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087b。

⁷⁶ 相傳為北宋釋英去師依《觀無量壽經》所作，惟無正式文獻可考。



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
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
四十八願度眾生，九品咸令登彼岸。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詩歌人間》收錄數首星雲大師的讚頌詩，其中〈偉大的佛陀〉寫於一九五三年佛誕節，是一首長行詩，共有四大段，各從不同的面向禮讚佛陀的偉大，例如第二段：

木魚聲和著梵音想起，
五濁的世界在眼前消滅。
萬念都蕩滌灰盡，
又開始我虔誠的禮讚：
我所皈依的佛陀呀！
自您降誕在娑婆，
苦海中才有了舟航，
火宅裡才有了甘霖，
迷途上才有了指南，
黑暗中才有了光明。
人間有了您：
才能
虛假的轉為誠實；
才能
慳吝的變為喜捨；
才能



罪惡的化為善美。

雖然喉嚨嘶啞，

從我心裡卻迸出一句：

偉大的佛陀！我敬愛您！⁷⁷

如同經典裡的讚佛詩，淺白的字裡行間述說著令人感動的佛的偉大，同時也充滿對佛的真誠而崇高的尊敬，能引領人心昇華至莊嚴神聖的境界。〈甘露歌〉則禮讚觀世音菩薩的遍灑甘露，為眾生拔苦予樂，詞句優美，意境超凡，茲摘錄其中一段如下：

山靈水秀，紫霧濛濛，有清音 隨風吹送。

生有涯，事無窮，好時光須珍重，楊枝一滴真甘露，把心靈灌溉滋潤，光輝永恆。⁷⁸

從星雲大師的讚頌詩，可以感受到星雲大師清澈無染的恭敬心和神聖虔誠的禮讚，仔細品味也能產生淨化自身心靈的力量。

（六）祈願祝壽詩：透過詩文與佛接心

祈願詩是星雲大師提供社會大眾一個方便與佛接心，對佛訴說心事的方法，主題與內容包羅萬象，同時仍持續不斷為各種突發的災難撰寫，以護念人間的萬事。雖然漢譯佛典無類似的祈願祝壽偈頌，但諸佛菩薩皆以其所發之願而成就其淨土。佛菩薩之所以發願，無非是為了救度眾生，所以佛菩薩的願，也就相當於為解除眾生苦難的祈願祝壽，例如：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為接引眾生往生極樂；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願，是為了救度眾生免受地獄之苦；藥師佛的十二大願，更是為了圓滿眾生的安樂富有。

⁷⁷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32~33。

⁷⁸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164。



星雲大師以悲憫的慈心為普羅大眾祈願，祝禱人人都能在佛陀的加持下，遠離苦惱，隨心所願。例如，在為父母祝壽祈願時：「請求佛陀您的證盟加持，我願以我的生命，我願以我所有的一切，獻給我的父母，讓他們健康長壽，讓他們歡喜自在。」⁷⁹；為孕婦祈願時：「慈悲偉大的佛陀！祈求您賜福給天下的孕婦，臨盆的時候無痛無惱，生產的時候無懼無畏；讓新生兒，平安地降誕人間；讓好寶寶，快樂地與世見面。」⁸⁰二〇二〇年一月堪稱世紀瘟疫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席捲全球，星雲大師撰寫〈為新冠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云：「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有些地方封城了，有的活動暫停了，現在我們更需要發揮您救苦救難的精神，互助關懷，避免驚慌失措，彼此鼓勵，增加信心無畏。」⁸¹每一則祈願，如同佛菩薩的發願一樣，無不發自無我的真誠的心，而其內涵亦皆轉化自佛菩薩救度眾生的祝禱。根據佛教的說法，也唯有念念不離佛法，願願不違佛意，才能真正與佛接心，而達到現世的幸福安樂，這也正是存在於星雲大師祈願詩裡的精神內涵。

五、結語

綜觀本文之研究分析，星雲大師的詩偈在文體上承襲了漢譯偈頌多變不拘、淺白流暢的特色，在內容上不離佛法義理，在風格上崇尚佛法的生活實踐，在精神內涵方面則呈現了與「人間佛教」一致的理念與目標，是揉合漢譯偈頌傳統與星雲大師個人對佛法實踐體悟的創意作品。宗白華曾說：

「適我無非新」(王羲之詩句)是藝術家對世界的感受。「光景常新」是一切偉大

⁷⁹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252~253。

⁸⁰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261。

⁸¹ 星雲大師，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作品底烙印。「溫故而知新」卻是藝術創造與藝術批評應有的態度。歷史上向前一步的開展，往往是伴著向後一步的探本窮源。⁸²

星雲大師一再強調「人間佛教」是「佛陀本懷」，而星雲大師卻又是一位「改革創見大師」⁸³，《詩歌人間》即是探本窮源於「佛陀本懷」，而以獨到的體悟向前一步開展的文學創作藝術。

詩歌之創作是感物言志，對致力於推動「人間佛教」的星雲大師而言，其念茲在茲之所「感」即人間的疾苦，因此所言之「志」必然是為人間消除苦難，為社會創造安樂的本心，因此《詩歌人間》在文學的美學藝術上，有著與中國理想傳統文學一樣的「映射著人格的高尚格調」⁸⁴的境界。

六、參考書目

佛典

1. 後漢·安世高譯，《八大人覺經》，大正藏，第十七冊。
2. 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般舟三昧經》，大正藏，第十三冊。
3. 後漢·竺大力、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大正藏，第三冊。
4. 法救撰，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大正藏，第四冊。
5.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須真天子經》，大正藏，第十五冊。
6. 西晉·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大正藏，第十五冊。
7.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琉璃王經》，大正藏，第十四冊。
8. 西晉·聶承遠譯，《佛說超日明三昧經》，大正藏，第十五冊。
9. 東晉·法顯譯，《佛說大般泥洹經》，大正藏，第十二冊。

⁸² 宗白華，《美學的散步 I》（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7年8月），頁11。

⁸³ 慈容法師，《幽蘭行者 佛教史上的改革創見大師》（臺北：香海文化，2008年12月）。

⁸⁴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2013年12月），頁4。



10. 馬鳴菩薩造，北京·曇無讖譯，《佛本行讚》，大正藏，第四冊。
11. 姚秦·鳩摩羅什譯，《成實論》，大正藏，第三十二冊。
12.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第九冊。
13. 姚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八冊。
14. 龍樹菩薩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大正藏，第二十五冊。
15.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經》，大正藏，第十二冊。
16. 劉宋·釋寶雲譯，《佛本行經》，大正藏，第四冊。
17. 劉宋·曇良耶舍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大正藏，第十二冊。
18. 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
19. 唐·玄奘譯，《顯揚聖教論》，大正藏，第三十一冊。
20. 唐·玄奘譯，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大正藏，第五十一冊。
21.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大正藏，第二十六冊。
22. 唐·良賁述，《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大正藏，第三十三冊。
23. 唐·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大正藏，第十冊。
24. 唐·智昇撰，《集諸經禮懺儀》，大正藏，第四十七冊。
25. 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大正藏，第十一冊。
26. 唐·義玄作·慧然集，《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藏，第四十七冊。
27. 宋法應集，元普會續集，《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卍續藏》，第六十五冊。

古籍

1. 清·《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2. 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
3. 湯用彤，《校點高僧傳》，臺北：佛光文化，2013年2月。

近代專書(依姓氏筆畫)

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法要》，臺北市：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2012年10月。
2.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發展》，高雄市：佛光文化，2013年8月。
3.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市：遠見天下，2013年12月。



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佛光文化，2016 年 5 月。
5. 星雲大師，《星雲說偈 2 廬山煙雲》，高雄：佛光文化，2017 年 3 月。
6.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高雄市：佛光出版社，2017 年 5 月。
7. 星雲大師等，《人間佛教何處尋》，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社，2012 年 7 月。
8.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 年 10 月。
9. 慈容法師，《幽蘭行者 佛教史上的改革創見大師》，臺北市：香海文化，2008 年 12 月。
10. 宗白華，《美學的散步 I》，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7 年 8 月。

